

# 腦中風復健的優秀生 (中)

劉昌博

## 腦部手術弊多利少

我的檢驗及檢查報告陸續來了，心臟沒有毛病，血糖及膽固醇不高，血壓也逐漸趨向正常；可是，我的左半身依然不聽使喚，彷彿不是我的肢體，有一種近乎癱瘓的感覺。這種「感覺」使我寒心、傷心、疼心，了無生趣。及至「核子掃描」與「電腦核子斷層攝影」的檢查報告出來，主治醫師張仕劍將一大疊小軟片給我看，有一張顯示出約一寸長的黑影，這就是腦血管栓塞的確證，也是罹患腦中風的癥結。張醫師說：「幸好只是腦血管局部栓塞，要是破裂的話，那就非馬上開刀不可。」

經過主治的張仕劍醫師與住院的胡正醫師等會診結果，認為以我的病情及狀況，倘要快些康復，最簡便的方法是腦部開刀。可以試驗一種最新的腦部開刀手術：即在腦血管栓塞的右腦部，開一個孔，然後剪掉堵塞不通的血管，另在旁邊接一條新血管取代。如果手術順利的話，我左半身很快就會康復；否則的話，那就難說了。不過，外科醫師們認為值得去冒這個危險。院方要我和家屬對此問題多加考慮，這可給我和老伴帶來了從未嘗試過的難題。

一天下午五時許，我坐上輪椅，由老伴推着在病房外走廊來回透空氣，推到右邊盡頭，隔窗眺望，紗帽山頂暮靄掩隱，斜陽餘輝映照著歸飛的鳥羣，有「夕陽無限好」的淒涼景況。當我默然低頭俯瞰，瞥見樓下前側有座類似宮殿式的院落，門前停着一輛靈車，廣場上擺着數十個素色大花圈，穿着孝服的家屬正絡繹進出靈堂行禮。向工友打聽後，我才知道這是院方附設的殯儀館，給那些病重不治或開刀死亡的喪家服務，它就緊鄰着樓下的太平間。

於是，我和老伴都對腦部開刀的事，更加煩惱和猶豫，不知如何決定才好。

住院後，我認識了兩位年輕優秀的實習醫師，一位是每天兩次給我治療尿道炎的孫醫師，他是回國求學的儒生，性情溫和、儀態秀拔而又寡言沉靜。據說女性病患最喜歡他去診療，因此他每天忙得昏頭轉向。我預測他將來必成為名醫。

另一位是郭正強醫師，剛從國防醫學院畢業調來實習。他爽朗健談、敬業樂羣，我和他十分投緣，於是，我就以腦部開刀問題請教他。他說，人的腦部構造精密複雜，稍有損壞，輕則喪失某一重要部份的功能；重則變成植物人，甚而死亡。不到萬不得已，最好儘量避免腦部開刀。

他以親身觀察的經驗說明：內科醫師治病是漸進的、溫和的、穩健的；而外科醫師治病，則是豪放的、大膽的、快速的。所以，外科醫師對病患的耐心有限，迷信開刀的神奇效力，動輒主張開刀。他們相信開刀是乾脆爽快的，不死即活，很少有不死不活的情形。

據郭醫師在另一家大醫院實習的觀察，也有開刀後「不死不活」的例子。有一位少婦肚子疼痛，渾身檢查也找不出毛病在那裡，外科醫師都說：「最好的辦法，是把她的肚皮剖開來找。」於是，在手術檯上剖開了這位少婦的肚子，醫師們拿了刀又在她的內臟堆裡折騰了兩小時，忙得滿頭大汗，還是找不出毛病來。而全身麻醉的時效又快到了，醫師們終於發現大腸下面有一個血腫的球狀物，誤以為是腫瘤，遂一刀割下。

那曉得，割下的不是腫瘤，而是這位少婦具有正常功能的膀胱；因為在開刀前，醫師們忙中無錯，忘記先叫她排尿。此一錯誤的開刀，使院方賠償了新臺幣二百萬元。那位倒楣的少婦，終其一生，都要像我現在的情況一樣，腰間懸掛一個塑膠尿囊來代替膀胱儲尿。

還有一個我親眼看到的例子：我國駐韓國大使館公使劉新玉，比我晚半個月在漢城腦中風，

韓國醫師爲他動腦部開刀手術，結果把他弄成「植物人」，接回榮總復健。不死不活的狀態，害苦了他的家人（按：劉公使已於兩年前逝世）。

郭醫師告訴我，開刀時發生意外的原因有：  
(一) 診斷錯誤。(二) 醫師在開刀時精神不濟或情緒不佳。(三) 病人的體質異常，致發生無法克服的臨時緊急狀況。(四) 醫護人員在動手術前的準備工作草率。(五) 病人入膏肓，醫療罔效。

### 舉手投足延緩開刀

我不怯懦，也不害怕上手術枱，而是執心醫師在頭天晚上搓了通宵麻將輸了錢或跟太座吵了架，精神不濟、心情欠佳，胡亂一刀下去，把我弄得「半死不活」，多冤枉。再者，我還算年輕，老伴忠厚，兒女尚未長大成，我死了不打緊，他們怎麼辦？於是，我終於像吃了秤砣鐵了心，決定不開刀。

我要避免腦袋挨刀挖孔，必須左手左腿復健情況良好。從此，我噙着眼淚、咬緊牙關，先在病房自動開始復健。因爲腦中風患者愈早開始復健效果愈好。如果在三個月內無法康復，留下了後遺症，以後要康復就事倍功半了。因此，我首先用右手來拉開左手各指，有次左拇指和左食指居然些微能動能抓，心中感到十分高興。不久，左腿也漸漸能動彈了。一週後，我已會扶住床沿站一會兒，左手各指頭會掙開或合攏。

醫師們見我復健進步頗快，決定暫緩腦部開刀，俟再觀察復健情形後才作最後決定。於是，我即購買小鐵球、小孩玩的各種積木，在病房內

訓練左手活動。又沿床邊來回繞圈或單腳稍立，以訓練左腳的耐力。

### 鄰床老友與世長辭

那年的八月廿六日，星期二，氣象局報告有一個「諾瑞斯」強烈颱風來襲。翌日，天空烏雲密布，一陣緊似一陣的豪雨，吹打着病房的玻璃窗，因病房在山邊的九樓，更感到風猛雨驟。

在這樣惡劣的壞天氣裡，緊鄰我左邊的第十病床新住進一位病人，他的名字叫應偉，是我在新聞界服務時的好友，他的夫人即是我國著名的服裝設計家王榕生女士。當王女士到病房來探望我時，她說應偉兄患了脊髓癌，病情惡化，要住院給脊髓部份照鈷六十。爲了應偉兄的病，王女士朝夕照顧，容顏頗爲憔悴。

到了晚上，風勢猛烈，怒吼的風聲彷彿千百隻兇猛的獅虎在紗帽山頂咆哮，有時又像大蒸鍋內的滾水在沸騰，又似億萬冤魂野鬼在樓外窗簾間狂呼嘶喊。這些澎湃湧至的怪異聲音，直教我膽顫心悸，無法閉上睡眠。我在風雨略爲停歇的片刻寧靜中，清晰地聽到隔壁應偉兄的呻吟聲，他的病又加重了。

廿八日上午九時，我請老伴送一盒水果到隔壁，預祝應偉兄早日康復。當時他的神志還算清醒，我特別把室內電視機聲音開得很小，以免妨礙應偉兄靜心療養。

我和應偉兄的病床，實際上只相隔三臺尺，中間僅有一層薄三夾板隔着。因之，彼此之間雖看不見，但却聲息相關。

廿九日凌晨二時許，應偉兄起先大聲呼痛，淒厲而沙啞的聲音，在靜夜裡震盪。醫師和護士的匆促脚步声，顯示他們正在緊張而忙碌地作最後的搶救。癌細胞在體內咬噬神經和血液，應偉兄的痛苦要超越炮烙刑罰千百倍，麻醉針及止痛藥，也無法完全遏阻這種蝕心瀝血的疼痛。最後，他終於在昏迷中與世長辭。接着是王女士的悲慟哀呼，一聲又一聲的「蒂克」（應偉兄的英文暱稱），也喚不回心愛人的魂魄。這一夜，我整晚未闔眼，心緒不寧，感觸良多。第二天，我的血壓又上昇很多。

應偉兄病逝，其生前好友歐陽醇、劉毅夫、卜幼夫、劉崑等也是我的老友，他們到隔室探視遺容、慰問家屬後，亦順便來病房看我。對我躺在病床上的一副狼狽相，及應偉兄在隔壁僵臥長眠的淒涼情景，莫不感嘆唏噓，不知從何安慰才好，大家熱淚盈眶，相對默然。

院方工作人員效率奇高，很快便把應偉兄靈體運往樓下太平間，然後立即將病房打掃消毒乾淨。剛整理佈置完畢，另一羣親友又簇擁着一位新病人住進去，大家在室內笑語聲嘩，慶幸分得了一個頭等病房；他們怎能相信，在二十分鐘前，那間病房的死者家屬，正淚眼婆娑地作移靈前的例行祭奠呢。

### 大力水手熱忱認真

由於尿道發炎，致院方給我的正式復健治療，延緩了兩星期。從八月三十日起每天下午四時至五時，坐輪椅到中山大樓二樓復健治療部復健

，先做第一階段的癱瘓期治療。該院復健部主任徐道昌教授，指派劉美娟小姐指導我做復健治療。她的容貌清秀，身材苗條，但雙臂力氣頗大，所以同事們都叫她「卜派」。她對此螢幕卡通片上的「大力水手」綽號，安之若素，不以為忤。但她工作熱忱認真，像一位嚴厲的老師。我的左邊肢體近乎麻痺和癱瘓，她却用力地扭捏，務必必要使關節搖擺活動。她每次用力過猛，我就痛楚難耐，她却說：「復健怕痛，好得就慢。」

有時，我是躺在榻榻米草墊上，在劉小姐的力量幫助下抬舉左腿，拉伸左臂，做各種舒筋活骨的動作，疼痛得要不是怕他人訕笑，真想大哭一場。因為在復健部每日復健的病患，總有五、六十人之多。

### 最幸福的復健病人

最難侍候的腦中風病人，要算我的鄉長唐老將。他在臺灣剛光復時，曾任陸戰隊司令，叱咤風雲，官拜中將。詎料退休後經商失敗，續絃夫人又化離遠去。他愛憤逾恆，以至腦中風後，了無生趣，不願做復健治療，就誤了最適宜的治療時期，半身關節已逐漸僵硬，三年後再開始復健，倍感艱辛痛苦。護士小姐幫他舒動臂腿，每有痛楚時，他就用「三字經」破口大罵，他愈罵人，護士小姐就故意愈用勁整治他。

最幸福的復健病人，也是我的兩位老鄉長，一位是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，另一位是總統府資政張岳公。他們二位都是每週一、三、五日上午九至十時來復健，同在特別復健室接受物理治療。

這間特別室幕簾深垂，外人不可擅入；他們兩位老鄉長躺在舒服的榻榻上，一邊聊天，一邊治病，悠閒而安逸。他倆的病，其實只是些腰酸背痛的老毛病，為他們做物理治療的都是技術高明、容貌娟秀，而又和藹可親的護士小姐。據說大千先生為酬謝她們，送她們每位一幅畫。

同時復健的四位四川人中，我是比不上，比下有餘；但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，我是做復健最用功、最認真的一位。因為，我若不這樣努力去，就得冒腦部開刀的危險；再者就誤了時間，唐老將即是我的股鑑。

第二階段是痙攣期的復健，因我很快能站立或蹲坐，左肢能伸彎，不再癱臥病床，得以躍昇做加強肌肉關節活動幅度及增進耐力的復健治療。種類包括：左臂伸舉彎曲與高舉放下，以及左腿的抬舉，腳趾的張圍。

### 重新學習怎樣走路

血汗和種籽播入泥田，必會發芽長苗；我痙攣期的復健進展快速，隨即進入恢復期的復健治療，主要是訓練肢體平衡及肢體移動，面對穿衣鏡練習走路。說來不怕人笑，這時竟然忘記了如何移動左脚走路，左手也不知道如何擺動來配合。每當脚步移動時，倘不緊靠兩旁的桿柱，準會傾倒在地；起先是護士小姐抬着我的左脚，一寸又一寸地往前移；因為腦神經受到傷害後，即喪失了指揮左腿的功能。

等我恢復走路的能力後，就練習如何轉身；在兩條木桿並立的窄道中，來回走步及前後轉移。

這跟嬰兒學步的情況一樣，所不同的是嬰兒跌倒後會輕易地爬起來，進步極快；腦中風的病人學走路，絕不能跌倒，因為跌倒後可能永遠爬不起來，而且進步很慢。然後是扶在履帶機上走走，塑膠履帶運轉的快慢可用電鈕控制，是學步的最佳器械。其次是踏騎固定在地板上的自行車，最後才學上下樓梯及跨越門檻，我對這些考驗都能緩慢地或勉強地通過。

為了恢復左臂及左手的耐力，我要經常面對牆壁用兩隻手貼緊牆壁上伸移，要使左手和右手伸移得一般高度。另外還須用左手臂旋轉靠牆的大鐵輪五次以上，或用左手握住一個鐵啞鈴，像時鐘一樣來回擺動，旨在加強或恢復左肢的耐力。

每天上午一個小時的肢體復健，常使我累得汗流浹背，氣喘如牛，疲憊不堪。回到病房洗了溫水浴，飢腸轆轆，午餐後就得睡一大覺，養足精神，以接受下午三至四時職能治療的新挑戰。

### 流著眼淚接受考驗

二樓的物理治療，是以恢復下肢的功能為重點；職能治療在三樓，是以恢復上肢的功能作重點；最終目標是要使腦中風病患的各部份肢體恢復正常功能，重新投入社會各行業中，自食其力。

職能館的牆壁上，貼着一幅標語，上書有一流淚播的種，必歡呼收穫，原是聖經上的一句話，在此地即成為每位復健者的座右銘。因為，每位腦中風病患都要耐住性子、流著眼淚，來接

受各式各樣的考驗。

指導我做復健治療的技師黃梅蘭小姐，她是臺大醫學院理療系畢業，工作態度認真熱忱，和藹而有耐心。我是像幼兒一般，先從穿衣扣鈕扣、使用餐具（包括筷子、湯匙及飯碗）做起，好在是木碗，否則我早就把它打破了。然後在左手套上木製的鉤子，在木板上推來鉤去；這是簡單木工，初學時就是做不好。

堆積木、下跳棋、撥算盤、丟砂套及拋籃球，看似容易，在當時的我，左臂及左手指近乎僵化，抬臂舉手像拔山扛鼎一般吃力，像抽筋割骨一般疼痛。年逾五旬的人，只得套句時下流行的臺語歌詞：「男兒不是沒有眼淚，只是不敢流出來！」每次咬緊牙關撐到底，惟有額頭上的汗珠不爭氣，硬是要冒出來。

### 有股不服輸的鬥志

同室復健的病友，每天在一起而又同病相憐，漸漸熟稔了。其中有三位我印象最深：一位是中年胖婦，她的脾氣最暴躁，還未進門，大家就曉得她來了，因為她不甘願的啼哭聲和謾罵聲混雜不清地在吼叫，聲震全室。她的頭髮散亂，嘴角經常淌流口水，要不是丈夫和兒女押住，她壓根兒不願做復健治療。她在五年內，腦中風前後發病三次，每次病癒，她的打牌、喝酒及毛躁脾氣不改，以致發病一次比一次嚴重。她成了復健治療室的常客，是大家不敢招惹的麻煩人物，她也看每位病友不順眼。

另一位是個十四、五歲的男孩，面貌清秀，

體形頹長，大眼睛配上高鼻樑，人見人愛。不幸在一次車禍中，腦部受到嚴重傷害，肢體近乎癱瘓，三年前即來榮總復健治療。他是位富家的獨生子，否則那有這筆醫療費。看他舉步蹣跚地學走，雙手顫抖地取物，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。那位駕車人的一時疏忽，却致這個男孩終生痛苦。

還有一位是從紐約來的華僑，年逾六旬，兩年前腦中風。在美國醫院復健治療時，因跟洋妞護士語言不通，經常彼此會錯意，以至不時生閒氣，血壓降不下來。因此專誠回國治療，他跟我一樣進步頗速。這位老華僑好勝心強，有一次他硬要向我挑戰比賽腕力——拉印刷機，言明三戰兩勝。第一次我拉了一百二十七下，他輸了，面紅耳赤、汗珠直冒，非常生氣。

醫護人員知道後，半勸半命令停止比賽，可是他老人家堅持要繼續賽完。我在護士小姐的暗示下，連讓他的兩次；他獲得最後勝利，高興得彷彿賺進了一百萬美金。那晚他叫工友買一簍水蜜桃，來慰問我這個有意「放水」的失敗者。我想，華僑們能在海外奮鬥成功，可能就靠著這一股不服輸的鬥志。

### 老華僑多鈔多豔福

第二天，那位老華僑的特別護士跑來和我說：「先生，請你以後千萬別再跟他比賽什麼的，他這次的腦中風，就怪他自己在紐約唐人街和美國佬比賽喝啤酒，搞得腦中風，險些送掉老命。他生性好強，萬一跟你比賽出了差錯，我可要挨四個太太的臭罵哩！」

「他有四個太太？」我好奇地問。

「是呀！」那位特別護士悄聲笑說：「正式編制內的有四個，太太住紐約，二太太住舊金山，三太太住香港，四太太在臺灣，剛討才三年。每位太太都管有房地產或事業。這位老華僑很有幾個錢，飛回臺灣做復健治療，是四太太的意思。」

「前幾天先後來看他的幾個漂亮女人，是他的孫女嗎？」我冒失地問。

「他的親生女兒、孫女在美國做事或唸書，沒有一個來探病。」她像透露鮮事般地說：「您指那幾個先後來的女人嗎？有兩個是編制外的姨太太，有的是剛搭上的女朋友，像太妹的那個最妖精了，滿口乾爸爸乾爹的，骨子裏跟女朋友沒兩樣。」

「她們是……？」我還未問出口。

「她們嗎？全是撈鈔票的，外面亮的招牌有小歌星、紅舞女和紅酒女，聽說還有大專院校的女生在客串呢？」

她剛說到這裏，有一個肩上披著長髮的少女跑了進來：「乾爹，幾天不見，我好想你喲！今天我特別買了你喜歡吃的水蜜桃。乾爹！你一個人住醫院，寂寞嗎？」

「噁心！」那位特別護士嘟起嘴低聲地罵，我真就心那個像「妖精」的少女聽見，準會有好戲瞧。

我們這些男生病友，真羨慕那位華僑病友，老風流，豔福不淺。當然最主要的，是他美鈔多，為人熱忱慷慨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他上次叫工友

送給我的一籃水蜜桃，是他的「乾女兒」送的，吃不完轉送給我分享。

據那位特別護士透露：他在乾女兒或女朋友們探病臨走時，總會分別在每位的皮包內塞一把鈔票，分不出是美金或新臺幣。

這位老華僑祖籍廣東，姓唐，以後我就叫他唐老。他對我說：「臺灣太可愛了，冬天也像春天，我的復健治療比在紐約進步得快多了。您看，我的左手左脚比您還靈光、還有勁，不信的話，我們來較量一下！」

他是急性子，居然從輪椅上站起來，蹣跚地移動過來要再較量腕力——拉印刷機。我耽心他的特別護士要挨四個太太的臭罵，於是拱手讓道：

「唐老！我那裏是您的對手，我認輸了！」

「劉老！您真差勁，復健進步比我慢多了！」

他禮尚往來，也叫我劉老。

「我沒有年輕的如夫人、漂亮的乾女兒、熱情的女朋友和盡責的特別護士照顧，怎能進步得像唐老那般快？」我恭維說：「唐老，您有唐明皇一般的豔福，我那敢跟您比？」

唐老聽了，呵呵地笑了，臉上流露出充滿信心的得意：「劉老，等我們的病全好了，您到紐約來，我要跟您比賽喝啤酒！」

「臺灣啤酒比紐約啤酒好得多。」我以接受挑戰的口吻說：「唐老，我們比賽時，您有大羣乾女兒和女朋友做啦啦隊，這不公平啊！」

我說完，唐老又呵呵地笑了，笑聲那麼爽朗，簡直不像是個腦中風的病人。說真的，臺灣對他來說，四季如春，太可愛了。

## 養兒養女要在防病

我嘛！一向是糞坑裏的石頭——又臭又硬的窮公務員，要不是有公保，也住不起這種病房，又那能奢望有唐老的豔福。

但我享有天倫之樂，這是唐老的美金買不到的。當我病情嚴重時，老伴日夜守護在身旁，比特別護士照顧得還周到仔細。星期假日或週末，醫院工友們輪班放假，我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（另一個女兒在國外念書）輪流來陪我，推着輪椅在走廊或過道上散步，陪我聊他們在學校念書發生的鮮事，旨在使我開心。臨走時，我不塞鈔票在他們手中，到時仍會再來。因此，我認為養兒養女不是防老，而是防病。

## 職能復健五項功課

此後幾天，復健進步迅速，心情愉快，信心大增。為了做一些較難的物理治療，事先在樓下的氧氣室，坐在輪椅上吸氧氣十五分鐘，每次都感覺時間好長，渾身難受。如果不吸取氧氣，在做較吃力的復健運動時，又耽心心臟缺氧，發生休克現象。

一天上午，我在二樓職能復健室連續做了五種功課：一、在鐵條上穿木球：一塊方形木板中間，豎立着一根約一尺五寸長的粗鐵條，旁邊置有大小木球九個。我必須用患病的左手，依先後小的順序，把木球高舉從鐵條上穿下，因木球中心有個小孔。愈穿到後來，木球愈小，抬臂酸痛，穿孔更難。完全穿好後，又要依先小後大的

次序拔出來。每回做兩次，醫護人員在旁記時間，作紀錄。

二、插木柱棋盤：一塊正方木板，上有六十四個圓形的洞孔，旁邊竹籃內堆有六十四個圓形小木柱，每個長約寸許，跟棋盤上的洞孔一般大。我每次要用左手撿起小木柱，分別插進棋盤的洞孔內，稍有歪斜就插不進去。我一次插完，只花了兩分十五秒。

三、用鐵鉗撿小鉛塊：比長方形巧克力糖還小一倍的鉛塊，攤放桌面上，我要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抓住鐵鉗子，然後操動鐵鉗把那些小鉛塊夾起來，放入旁邊的籬筐內，旨在訓練左手的耐力及操作力。

四、疊寶塔式積木：許多大小不一的正方形木塊，我要用左手一塊塊向上疊，先大後小，愈向上疊愈困難；因為力量稍有不平衡，積木就會倒塌下來。

五、拉印刷機：這是一部老式平板印刷機，我要用左手拉動把手，機器才會轉動，旨在訓練左臂腕力。

唐老要和我比賽腕力，就是較量拉印刷機，看誰拉的次數多；這是需要耐力和意志力的運動。每次做完這五種功課，汗流浹背；回到病房，洗一個溫水澡，吃罷午餐，疲憊萬分，不吃鎮靜劑藥丸，也可睡一、兩小時午覺。

## 掛免戰牌送水蜜桃

一個星期天的晚上，醫院的醫護人員較少，一位年輕娟秀的新護士值班，她帶來兩位小姐找

我。我一看就認出來，一位是唐老的特別護士，捧着一盒水蜜桃的是唐老的乾女兒鄭小姐。她們的來意，不用問我已曉得。

果不出所料，唐老跟她們說：星期一要找我比賽腕力——拉印刷機。她們一致請求我掛免戰牌，不要和生性好勝的唐老較量；他的年紀大，萬一有差錯，我們在美國就損失了一位愛國反共的僑領。當然，鄭小姐也就少了一位愛她的富翁乾爹，那位特別護士還得挨四個太太的臭罵。

我滿口答應，她們都非常高興，青春的笑臉上綻放出了美麗的花朵。尤其那位剛跨出護校大門的新護士，把她在學校所讀的醫療知識，如數家珍地向我灌輸；她閃動着睫毛，亮出純真的大眸子，臉上和嘴唇都帶着富有變化的表情，使我不能不洗耳傾聽她那毫無保留的勸告。

她說：腦中風是一種險症，像我這樣五十出頭的人就得了這個病，實在是人生一大不幸事；因為一個人要是患了腦中風，他人生的最高峯往往就消失了，治療的最大目的是避免或防止此病再度發生，復發後，病況會一次比一次嚴重。尤其在復健期間，再發的可能性很高，千萬不能做太刺激、太興奮和太操勞的事情。換句話說，情緒要平靜，太快樂或太悲哀的情緒要抑止或避免。不要去觀看各種劇烈的球賽或競爭性強烈的比賽；因此，唐老伯要和劉伯伯比賽腕力，搞不好會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，我們醫護人員怎能擔待得起。

這位護士小姐還留着清湯掛麵的頭髮，在白色帽邊飄捲起來，益顯得烏黑光亮；我不但為她的手法所吸引，且被她驚人的記憶力懾服。她侃

侃而談地說，腦中風常使人體喪失許多可貴的功能。所以得了這種病的人，在復健期間要會保養，儘量排除不良的生活習慣，飲食起居都要做適度調整，不可掉以輕心。

### 死亡陰影籠罩身邊

她說：臺灣地區的腦中風病人，根據資料顯示，連年不斷地在增加，臺灣每年約有一萬人因腦中風死亡。民國五十六年死於腦中風的，有九千零四十七人；六十一年有一萬零八百六十六人；六十五年有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九人，六十七年增加到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人；換句話說：隨着人口增加，腦中風的人數也會跟着增加。

這位年輕護士像位教授講課般地分析說：就全國十大死亡原因的排名來看，腦中風在民國四十一年佔第五位，五十一年佔第二位，六十一年升高到第一位。此後十年，一直到今年（那年是六十九年）為止，連續十年高居第一位，而且似無改善的跡象。

她進一步指出：歸結上面說的數字，可以說目前死亡人口的百分之十九是死於腦中風。這樣的死亡率高，真是可怕極了。

「護士小姐，請問患了腦中風後，能活命的機會有多少？」因她的講述，使我心驚膽戰，不寒而慄，彷彿死亡的陰影已籠罩在我身邊，乃迫不及待地打斷她的話，有此一問。

她回答說：依據醫學報告，腦中風以後，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病患會死亡，其餘百分之七十可以生存。據最保守的估計，每年大約有三萬個

「活下來」的腦中風病人需要做復健治療，像唐伯伯和你劉伯伯兩位都屬於這一類。其中完全康復跟病前一樣的，只佔百分之十五。換句話說：每一百個腦中風病人中，約有三十個會死亡，十五個完全好起來，剩下的一半會有輕重不等的後遺症。

### 後遺症走路像鴨子

「我和老唐，妳們的唐伯伯，會有什麼樣的後遺症？」我急切地發問。

這位美麗而慧黠的護士小姐，轉動了一下她的大眼睛，再瞄了那位特別護士和唐老的乾女兒鄭小姐及我一眼後，才故意賣關子慢吞吞地說：「你們猜猜看！」

「妳快說吧！急死我了！」鄭小姐憋不住氣說。「像劉伯伯和唐伯伯，算是輕微的腦中風，只要復健認真，保護得宜，情緒穩定，戒絕烟酒，生活正常，最重要的是切忌爭強好勝，跟人家比賽什麼腕力，比賽什麼喝啤酒……」她的話裏有話，我和鄭小姐與那位特別護士都會心地笑了。「只要兩位伯伯照我的話去做，保證完全康復，要不然的話……」她又故意賣關子。

「要不然，就怎麼樣？」我們三人齊聲問。「要不然嘛，總會留下百分之二、二的後遺症。」

現今，事過五年了，她的話絲毫不爽；今年（民國七十四年）老唐從紐約回國慶祝雙十國慶，他跟我一樣，左腳像鴨子走路，總有一點兒跛態，這就是我們共同的後遺症。（未完待續）